

苦行與奢華的交織

文·李思潔
圖·兩依藏博物館

兩依藏博物館及展覽介紹

香港荷李活道是廣為人知的古董街，座落於此的兩依藏博物館門面簡單俐落，建築空間以黑白兩色為主，單看建築，讓人直覺兩依藏博物館應是以西方現當代藝術為主的展示空間。然而出乎意料地，兩依藏博物館最為知名的藏品，便是主人馮耀輝先生所收藏的明式家具。馮耀輝先生自一九八〇年代起便開始收藏明式家具，現今兩依藏博物館負責人馮依凌小姐為馮耀輝女兒，自言在明式家具所營造的優美古典氛圍中成長，對她的影響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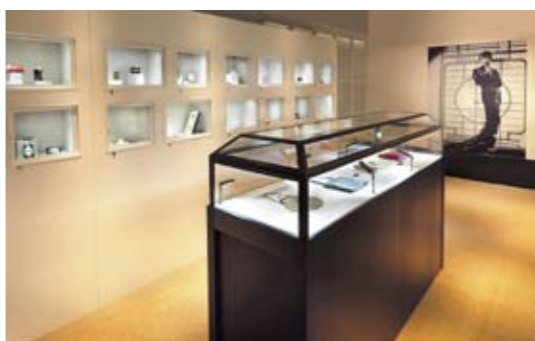
港臺的收藏風氣興起得很早，知名的藏家也多。收藏在過去是一個較為私有的概念，不少藏家並不樂意公開自己的藏品。因此兩依藏博物館的成立，格外引人注目。於此之前，透過和兩岸博物館的合作，馮耀輝先生的收藏部分已經曝光。相較於



兩依藏博物館負責人馮依凌小姐。



「苦行與奢華的交織」展現富有文氣的茶碗。



「苦行與奢華的交織」陳列各色華美女性手袋。

兩依藏博物館現正展出「苦行與奢華的交織」，該展可分作兩個部分，一是明清士人所使用的文房及家具等共計百件，其中十四件為兩依藏館藏，八十六件為世界各地商借而來的私人藏品。第二部分是兩依藏所藏的約二百五十件女性粉盒及手提包。如此東方與西方、男性與女性的雙重並置，在一般的博物館策展中並不常見。展覽名稱以兩個概念極為對比的詞彙：「苦行」及「奢華」帶出中國明清文人及西方女性的審美不同之處，然而，

展覽中所見的明清家具，雖然素樸無過度裝飾，且由用料上的講究，很難與展覽名稱所言的「苦行」相提並論。對此，馮依凌解釋此處的「苦行」除了是奢華的相對概念，更有一種反喻（ironic），暗示文人在使用這些看似平凡無奇的明式家具時，實則是貫徹低調但精緻的生活品味。

女性物件則是另一個少被提及、研究的項目。妝盒、手提包這類女性用具往往被視作輕佻膚淺的代表，無論中西，長久以來皆有著「女為悅己者容」的概念。中國過去更將女性價值與家庭、丈夫、孩子捆綁；男性可由科舉考試獲得功名、官職；女性僅能將希望押注於丈夫和兒子身上，以期待他們為自己爭

取誥命。

但由妝盒、手提包這類女性外出時使用的物件，它們的改變也昭示著女性角色四性質改變。早期的妝盒、手提包十分小巧，有些僅是網袋，因為當時的女性大多足不出戶，屬於她們的私人物品極少。而至一九二〇年代，手提包的尺寸變得稍大，可以放置口紅、香煙，反映出女性可以吸煙、活動範圍不再局限於家庭的情況。之後，女性可以外出工作，其手提包的尺寸也隨之放大，外型較為陽剛，皆反應出了女性於社會上角色的改變。馮依凌表示，「苦行與奢華的交織」除了將焦點放在中西比較，對於性別造成的不同審美觀，亦試圖呈現於展覽中：明清文玩家具可以視為男性追求功名、自我社會地位的表現；妝盒、手提袋等形式、裝飾上的改變是不是同樣可以陳述女性構建自身社會地位的脈絡？藉由對比不同性別所持有的不同奢華物件，馮依凌期待學者或藏家們可以為這些古董物件們揭開其背後所隱藏的文化意涵。

兩依藏博物館於荷李活道開幕成立一年多來，好評不斷。在此之前的「異曲同工——十八世紀中法古代家具藝術展」與(Galerie Kraenk)合作，展出清初與十八世紀路易十四至路易十六時期的家具。兩位中西方的明君：康熙皇帝與路易十四從未謀面，卻憑藉著使節、物件的交流讓兩位君王可以相互啟發。該展獲得極佳評價，有趣的是，發出讚嘆的不少是年輕族群。過去多半憂慮年輕族群對於古董文物不感興趣，但由兩依藏博物館獨特的策展脈絡及注重教育的經營方式，可以發現古董本身的魅力依然存在，只是需要換個方式陳述它們的美麗。



Necessaire Van Cleef & Aepels 1950年代



18世紀 楠木刻山水人物筆筒
12.8×15.6cm



18世紀中期 紫檀上漆嵌竹小几
45.7×28.5×12.5cm